

隱香軒集

一  
玉  
六  
冊  
玉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一

書篇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詩歸序

三注鈔序

兩淮鹽法綱冊序

東坡文選序

詞林海錯序

蜀中名勝記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隱秀軒文尺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序一

書籍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良鍊爲利穎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蠟脂諸料爲仲

將之墨以說文爲語孟六經以韻會諸書爲注疏以石鼓  
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數諸書爲  
歷代文章正宗雅俗關識妍醜關趣健弱關力偏該關學  
正傍關派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廬貝乘篤好此其  
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放古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  
畫皆有專名印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嘗聞顏魯  
公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苟可自作  
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想於印章亦然貝乘曰  
善於明則有之始文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

交新安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稱能品朱文乃推劉  
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小玉章如豆粒腕力扛鼎  
客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  
而玉章則程立伯獨著蓋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  
者一二枚青鳳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白狐千腋不  
厭多貴則寶馬瓶珠之購蘭亭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  
買蘇公醉翁草書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於遇遇者期於  
得是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池成一精  
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半某石某玉某銅出

某所某爲何所人作而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取諸書而質半取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微者其惟印章乎貝乘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具好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卽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姑取通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爲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

間爲傳器卽其章不復存而印識於紙者寒峻或得而睹之是爵土之壽不如金石而金石之壽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辟之墨蹟在紙則嚮榻粉本耳君其亟取所最賞者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

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於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倣於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跼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於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

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  
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於用漢  
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  
名者奈何不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  
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  
大於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  
士自爲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  
得致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於士者方未  
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先其未發

求之於無言代爲之計而預爲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爲全  
自爲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  
於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於聚祿之厚則士負  
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  
跼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  
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況 上嘉與廣勵不忘

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  
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於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  
壓綜理於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諸

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  
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  
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  
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  
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  
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  
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代

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眞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

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眞詩所在眞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

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於大學文王周孔之於易以至左氏公穀之於春

秋皆注也凡注之爲言依於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所注者而猶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於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注之力爲書則以古人重於視其述而後人輕於視其作也故予鈔三注而重有感於述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於三子世焉何居曰已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爲注矣直爲注則其次視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爲矣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已而卒無不爲爲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於所以爲之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爲智者之所不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下粟強半仰於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中於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復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